

这位90后已经是十五年工龄的“老师傅”

巧手妙思，他让古书画旧貌换新颜

青年人物

在古书画堆中浸润十五年，90后房锦杰俨然已成了一名书画修复的“老师傅”。如今身为书画摹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、善物修复工坊创始人的他，拥有丰富的修复经历。从参与上海博物馆修复工作到加入海外美术馆项目，这位书画修复师用妙手令一件件文物焕发新生，也在与外国同行的交流中多维度地观察着书画修复的世界。

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



房锦杰。

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

五年学习只是入门 不断学习才能成长

一转眼，房锦杰已经做了十五年的书画修复师。十五年前，他误打误撞地进入书画修复的世界。当年高考报专业时，他选择了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雕塑专业，结果调剂到书画修复。“反正是大学，首先学门专业，后期不管干什么，都以这个为标准。”抱着这一心态，他随遇而安，学起了这门手艺。

“刚开始在大学学习，老师在教，很快便觉得自己学会了，特别

厉害。”然而从入门到熟悉，这之间隔着很长一段距离。回忆起自己当年的轻狂，房锦杰略有些不好意思。一位初出茅庐的学生，毕业后便马上开起了自己的书画修复工作室，结果遭到当头棒喝。书画修复项目实操的复杂性，远远超出只温习课堂课程的学生们的想象，毋宁说大学只是书画修复的温室花园：“品相，材料，颜色，原来方方面面都可能出现预料不到的问题，在真项目中一

遭遇以后，一下子就蒙掉了。”

在书画修复的世界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“有一些古书画，挂起来凹得厉害，虽然展示效果很好，对书画本身却有损伤。”他举例道。这些细节都是以往学生时代难以注意到的。困难是快速成长的契机，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房锦杰没事就跟许多资深书画修复师身后，观摩、学习，体会他们的技艺，揣摩他们的特色和专长，逐渐长成了一名真正的书画修复师。

钻进各大博物馆 参与名家书画修复

因为房锦杰手艺比较好，2017年开始，他的师傅带着他钻进各大博物馆，接触文物修复项目。这些古书画中有名家，比如齐白石、郑板桥、戴郭邦，也有些文物资料，主要以明清时代的为主。再细数合作的博物馆，上海博物馆、中国航海博物馆、临海博物馆等，听起来五花八门，但房锦杰透露，修缮的感觉都是一致的，按国家标准来。

“文物修复有三大要求，可逆性、可识别性、最少干预性。”他总结说。可逆性是为后人准备的，

随着时代发展，修缮材料也会变迁，因此要准备未来材料替代的空间。而可识别性，讲究的是修改得有“差距”，让专业人士能认出修改过的地方。最少干预，是要尽可能减少人为干预，保持古书画本身的自然状态。

通常，博物馆的作品一批批地来，房锦杰和其他的书画修复师就一批批地做。上半年任务来了，要在来年前做完，工期按季度或年份来算，像农家的耕耘和收获，很慢，也需要有耐心。这么多年下来，他也总结书

画修复时的要点，一提问，他信手拈来：“像是纸张如果酥，用手搓容易伤到画，就拿手指指挥着慢慢搓；金属工具刮画对画不好，就自己做牛角或木头工具，去自适应画纸。”

身为书画摹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，房锦杰也会临摹和复制一些古画。所谓摹榻，就是“按照古人的方法”，去再现一幅原作。他表示，尽管现在机器技术盛行，但“人工”却有机没有的“气韵”：“如果是1:1地按比例复刻，我们要做几个月。”

结缘海外博物馆 修复书画也是文化交流

除了国内博物馆的相关履历，房锦杰还与海外博物馆有一段缘分。几年前，他前往美国弗利尔-塞克勒美术馆修复中国古文物，这一博物馆也以收藏的亚洲古文物著称。他修复的是一张尚未展出的中国山水画，拆分成四条内容，博物馆要求重新做成卷轴形式。因为修复任务有一定难度，当时负责对外招聘的老师讲得很明白：“不是叫人来学习的，是立刻就能上手做好的。”

于是，这个工作落到房锦杰身上。来到位于华盛顿的弗利

尔-塞克勒美术馆，他加入了亚洲修复部，这个部门有十几人，负责中国古文物修复的共三人，其余的是修复亚洲其他国家文物的。同一个部门，几个工作室没事就串门，相互借鉴，相互观摩工作。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对中国古书画材料的配置很感兴趣。

而房锦杰也在工作中注意到美国古书画修复对化学的合理运用，受到了一定启发：“很多材料他们都会经过化学仪器测试，而且在文物修复中，他们会试着将化学胶运用到小的操作上，不变

动物物，但能更好地保存文物。”

这种双方对彼此的兴趣，成了一种友好的文化交流。有时，亚洲修复部开例会，在会议上，来自各国的书画修复师们还会各自分享自己的修复故事。不同的书画文化、不同的修复方法，也令房锦杰耳目一新：“有个美国人，光研究熬好修复书画的胶，就花了一个月时间。”而他自己也在例会上贡献了自己的故事，分享工作中学习到的中国特有的临摹和绘画的技巧，这些都是其他国家的修复师很少能了解到的。

揭开神秘面纱
让大众接触书画修复

对许多人来说，书画修复仍是蒙着神秘面纱的职业，听上去很古典，似乎做起来也很艰难。但房锦杰并不希望这门行业成了大众眼里艰深的学问，将技艺束之高阁。“要放低一点，大家都看得懂”，站在他的工作室，展示正在修复的一幅书画，他说道。

他希望从“亲身体验”出发，让书画修复走入大众视线。“你可以感觉到纸张薄厚的不同。”他示范道，让人上手触

摸更替前后的纸张，感受它的分量。而这种区别，是只有在场才能感受到的。最近半年，他和几个好朋友展开研学体验活动，面向小朋友，推出相应的古书画体验活动，他发现，有些小朋友动手能力强，有些小朋友动手能力相对弱，但是大家对这种活动都很感兴趣，为此他也感受到了一丝宽慰，“希望大众去了解传统修复的过程，也更好地去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书画修复。”

